張文定公觀光樓集

奏疏十六道

欽命陪祀　玄極寶殿謝恩疏

奏爲謝恩事今月十九日恭遇

皇上祗慎

天戒祭告

玄極寶殿暨

奉先殿臣叨與陪拜伏蒙

欽賜果酒品物者

沃恩露於草茅被德馨於樗朽瞻𥘵

大念

祖之誠敬愧仰贊之無能荷鳧鷖旣醉之恩私搢捐糜

而自效臣無任榮幸感激之至

六月望日奉

命來明殿代拜 先聖先師禮成謝恩疏

奏爲謝恩事昨日左順門遞出揭帖內開六月十五

日望日

末明後殿

先聖先師堂有果酒

上尚黃袍行禮有贊禮十四日奉

聖旨着侍郎張邦奇代拜欽此臣　某謹欽遵於今年諸

詣代拜禮成者伏以

禮先崇祀遡源尤重於皇王道貴得師王善無分

於今古久矣

繼天太極

心乎紹往開來

嚴奉闕宮

先聖先師不旬時而繼見適追

靈爽以安以侑每朔望而常修定爲

昭代之隆規啓自

聖人之獨智今誠創見古未前聞頓臣章句腐儒草茅
賤士毋傳聞乎
盛制適親際乎
重華
恩命下逮於菲葑嚴趨曉掖誠意仰承乎
龍袞肅展
明禋伏見一堂之上而千古之道脉猶存兩序之間
而五品之人倫不紊追崇曲盡布列咸宜盦易卦
書謨不必摩神乎簡冊而河圖洛範且當身親乎
絲綸奚幸曷可言感復何極臣敢不求蠲汁陋以濬

火依
日月之光誓殫庸愚以寸草報
陽春之德伏願登三皇咸五帝溥
聖澤以無疆光四表撫萬邦求
太平于有象臣無任瞻仰感激欣踊之至
遣祭　先師孔子謝恩疏
奏爲謝
恩事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十日祭
先師孔子伏蒙
聖恩遣邦奇行禮稽首頓首祗謝者伏以

辟雍代
祀衣冠承
至治之馨
清世右文俎豆煥彝倫之敘典惟至重事在極榮顧
臣何人被茲
殊遇仰惟
皇上
道凝三極
文總六經
功勳怙冒於華夷

禮樂輝煌乎宇宙朔望必

致虔于

辟聖春秋尤

隆祀乎

先師乃至螻蟻之微亦被

日月之照

忘其疎賤

命以祼將盃

國家以孔子為學宗故郡縣皆有司為祭主惟太學

上隸

太子故攝祭恒遣輔臣禮特配于
郊儀事允關于風化如臣才非麟角學僅牛毛矧地望
之素卑兼章程之未習昔司胄監勉肅
命于留都今厠詞垣乃肯
恩乎綸渙榮惟踰等
寵實踰涯敢不益懋益虔對
天衷于沕穆有嚴有翼達
精意于
明禋春風流
文德之輝共爲魚而樂育旭日麗

太平之象效葵藿以傾誠無任瞻仰

天感激欣悚之至

謝　賜川扇疏

奏為謝恩事今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

賜臣等川扇各三握當各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以因析惟時羲馭屬炎蒸之候裁成有道

聖人制寒燠之宜方均廢於遐陬先

隆恩乎講幄名藩珍篚承寶月之光華下里樗材被

仁風之披拂望踰涯分感極
眷私遭逢侈稽古之榮敷奏愧
沃心之學切見天惟氣聰施以無疆
仁若春噓動而愈出
訓昭日月
道合乾坤臣等奉以周旋心乎歡忭屬熏絃之解[illegible]
慶德柄之宜民敢不量勵寅僚忠節效湘筠之[illegible]
帙對揚
功化
皇風見海宇之塵清臣等無任欣戴感激之至

淑人陸氏陪祀　太廟賜白金紵絲謝恩疏
奏爲謝恩事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欽賞
太廟陪祀命婦以白金十兩紵絲一表裏
賜及臣妻陸氏除謹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外切念
報功崇德定萬古之
洪稱酌古正今像二儀而作則方瞻
鉅典載沐
殊恩自顧輕微曷勝汪淇恭惟

皇上

乾坤合德

日月同明謂陽禮陰教之相成諗氣煦形嫗之交濟

是以本之

宮壼施之

廟朝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復關雎麟趾之盛臻

聖神功化之隆况布置森嚴不嫌於瀆屏散周密見愼

其微眞

大聖人之作爲曠數千載而復見者也臣愚旣自慶於

遭逢已莫勝其欣踊詎意

覆載不遺於螻蟻而
恩私下逮於縞綦酬厚祿之未能仍叨驟最慙帔服
之難稱復濫絺章仰
大造以心馳當隆冬而額泚臣敢不致雞鳴之警詠
螽斯樛木於無窮竭犬馬之恍賛光
祖格
天之大孝臣無任激切荷戴之至
中宮皇后　錫賜紵絲表裏謝恩疏
淑人陸氏朝賀
奏為謝恩事今月初五日伏蒙

聖恩以臣妻封淑人陸氏朝賀
中宮皇后
賜紵絲一表裏者
盛典幸逢
洪恩莫報臣舉家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謝恩疏

奏爲謝恩事臣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於嘉靖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准南京吏部咨准吏部咨爲缺官
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張邦奇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轉行到臣

於八月初一日望

闕謝

恩到任管事外竊以臣本庸愚誤蒙甄錄始備員於侍從纂述無能繼提學於荆梁作興寡術甫拜春坊之

召命遂司胄監於留都夙夜憂惶涓埃未效茲伏蒙

聖恩歷授今職臣惟是官猶周之小宰冢宰而佐邦治者也臣何人斯亦與是選

恩益重圖報彌難敢不勉竭駑駘冀以酬乎

殊遇誓傾葵藿期無負於

明時伏願

知人安民紹虞庭之懋載

籲俊尊帝邁周曆以承休臣不勝感激瞻望之至

謝加太子賓客疏

奏為謝恩事今月十四日該內閣具題欽蒙

聖恩加臣太子賓客除即赴鴻臚寺報名次日早恭請

午門前叩頭謝

恩外伏以

主鬯一人莫重宮僚之選聯階三品尤榮賓客之名

俯顧迂庸濫叨華重銜

恩莫報揣分奚堪欽惟
皇上
開後如文
祗先邁禹日烝
洪號昭典則於人人丕闡
大猷壯本枝於世世僉昌祚咸由於
國本而
聖功允藉乎師資覃慮以愼敷求虛懷而聽祥議羣征
泰茹
春宮豫庶美以交修正養蒙泉

青殿卜萬年之景命臣某歡騰
盛際感切
殊恩致精白以翊
元良務見祈
天永命竭忠誠而熙
聖學之言觀惕
帝重華臣無任瞻仰悚戴激切之至

陞禮部尚書乞　恩辭免疏

奏爲乞
恩辭免陞秩事頃者吏部以臣秩滿三考具題奉

欽依張邦奇陞禮部尚書仍掌詹事府事臣不勝感激
不勝愧懼伏念仕峻六曹恒程能於俊傑官司三
禮必屬德於寅清如臣學術迂庸性資昏蹇宁賓
華秩已濫
恩私宗伯崇階敢忘涯分撫躬踧踖拜
命兢惶竊以高據多危況才名之素下榮叨易孱兼體
貲之非華事莫愧於負乘進必審於陳力伏願
皇上俯念衰悃特憫微綿收回
成命容臣照舊以原官供職則曲成終荷於
乾坤而普覆無傷於

日月矣臣無任瞻戴慙慄懇祈之至

改南京吏部尚書辭　朝疏

奏為辭

朝事臣近該吏部會推欽蒙

聖恩改南京吏部尚書將以明日出京前去到任除赴

鴻臚寺報名恭詣

午門前叩頭辭

朝外伏念臣猥以謭陋幸際

聖明叨膺要重之司洊歷清華之地備位而

渥恩長沍請告而

温旨復留以同天之
聖神不遺乎下土之微賤臣捫心感激矢志捐糜今者
闕廷之違邈有期而犬馬之顧戀彌切伏願
皇上
澄凝大道
保攝天和
九重貞萬國以長春發育恒均於遐邇萬姓賴
一人之有慶嘉熙永洽於洪纖臣遠踈闕河廻心
霄漢瞻
天顏於咫尺敢懈恭勤覲

日表之光華容媮幽遂葵心有赤自隨在而傾陽水性無私雖百迴而會海臣無任瞻仰孺慕屏營之至

改南京守備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謝恩疏

奏爲謝恩事臣於今年正月辭

朝赴任南京吏部隨蒙

恩命改臣南京守備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臣謹於六月三十日會南京守備官祇迎

勅諭焚香開讀欽遵到任管事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龍江鎮鑰瞻
偉烈之丕承
鼇禁
絲綸荷
渥恩之長注與言報稱轉益慚惶欽惟
皇上
憲繼聰明
紹傳文武雖極天所覆無非估冒之區而肇
祖攸開尤係木根之地事圖盤石念軫
淵衷留樞下逮于樗材

天語遙臨於海國

扆闈居園輝動江山伏念臣質本孱庸學惟寡昧粗

知佔俾曾軍旅之未聞洊歷詞垣於閶闔乎罔究

匪謀匪哲曷任保釐何藝何才克堪留後況銓曹

甫授機務隨加

寵則踰涯分真非分昔在玉堂金馬

皇恩迥出乎尋常今依

紫蓋黃旗

天威不違於咫尺臣敢不肅祗

明畏銘戴

恩私矢志捐糜以答
天高地厚竭心綴樂常期海晏河清臣不勝瞻仰感荷
激切之至
請給 誥命疏
奏為乞恩請給 誥命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
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檢
討修
孝廟實錄充
經筵官正德十年五月為乞恩便養以圖補報事陞
湖廣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嘉靖六年改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七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九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恭遇
圜丘禮成
覃恩天下臣祖臣父皆得贈封如臣官臣祖母臣母臣
暨妻皆贈封淑人至十五年十二月恭遇
皇太子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曾經給有
誥命但遇新陞職銜俱許換給
誥命臣時已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一向未
經請給今年二月復蒙
皇上加臣太子賓客伏念臣祖張悅臣父張時敏平生

讀書履素修身崇禮耕鑿之暇歌頌
太平咸有家藏文稿詒訓子孫臣母沈氏今年八十
八歲就祿京邸已經六年臣近日比例陳乞送母
還鄉仰荷
皇上溫旨諭留舉家感激日惟焚香拜祝臣以非陋叨
竊
蔭忍皆臣祖父母父母教誨所及而清銜華秩未蒙
推錫臣心實有不能自安者查得先任南京兵部右
侍郎後陞兵部左侍郎潘珍先任光祿寺卿後陞
工部左侍郎吳大田俱經給有三品誥命後復改

給假臣叨職三品又經六年考滿中間誤蒙

皇恩兩加清秩由侍從之司預

宮寮之選臣犬馬微衷已不勝其戀

主而鶴鶴私願猶妄意於祈

伏望

主上特降綸音允令重給則臣祖父母既朽之骨及臣

母垂盡之年得以再沐

寵光深仁大德真天地之無窮而臣之庸愚感激圖

報又當何如其爲心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准給誥命謝恩疏

奏為謝恩事臣伏蒙

聖恩准給臣祖及父誥命並贈如臣官者除即赴鴻臚

寺報名次日於

午門外叩頭謝

恩外臣竊念眇躬戴

主至願極於顯親

帝德同天

大孝光於錫類

寵霑三代歡動一門臣其弱冠登

朝惟積勤於鉛槧中年遇

聖乃溶陜於清禁揣分實踰欲酬罔極伏念臣祖張忱
臣父張時敘平生積學允懷報國之心丘壑潛蹤
日恪傳家之訓昔也
圜丘肇制已被褒崇今茲
蘭殿重輝未階葵董妄意陳乞遂獲
矜從
日月高懸雖卑微而必照
陽春廣布已發育而猶噓
性孝弘仁
天慈閔下臣愚切顯揚之志亦惟效啣結之忠受漬骨

之
恩詎得無捐軀之報夙夜匪懈期不負乎
君親忠孝若虧亦何顏乎穹壤臣無任感激忭蹈之至

乞　恩給假送老親還鄉第一疏

奏爲乞
恩比例給假送母還鄉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歷陞今職臣一介草茅荷蒙
恩眷既叨侍從之司復濫
宮寮之選竭誠圖報夙夜未遑豈敢輒言私情上瀆

天聽緣臣母沈氏今年八十八歲親生之子止臣一人
就養京邸踰茲六年每每一飲食必祝
皇上萬壽朝夕誨臣無非竭忠報國之語自今春以來
血氣益衰飲食日減始動首丘之念近日復患瀉
痢四體疼痛晝夜呻吟氣喘痰壅似難久延倘不
幸客死他鄉違其素意臣爲人子詎容自存臣輾
轉悲惶罔知攸措查得本院修撰林大欽檢討林
廷機給假送母還鄉俱蒙
欽准伏念臣母年臨大耋就養數千里外加以病勢危
急比之二臣之情迫切尤甚伏望

慈察臣甚不得已之情容臣照例給假送母孝而臣

母到家之日喘息尚延即當前來供職則不惟臣

母子並荷

聖上

生成之恩而海隅黔首皆得目覩

皇上以

孝治天下之大德罔不感激思奮益堅會

極之心而臣之庸愚所以圖報

天恩者又當何如也

懇乞

天恩送老親還鄉第二疏

奏為懇乞

天恩照例給假送母還鄉以圖報效事臣於今年七月

因母沈氏感疾思歸具

奏乞

恩送母還鄉伏蒙

聖旨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母偶疾宜用心

調理所請不允吏部知道欽此欽遵伏念臣一介

寒微荐膺華重受

恩踰分感荷難勝間以私情迫切上瀆

天聽俯蒙
温旨
諭留臣舉家感激捐糜圖報猶恐弗及詎忍輒更言
私但臣非德薄祐險釁多歷於平生而危迫愈甚
於今日臣母沈氏止生臣兄張邦彥及臣二人臣
爲庶吉士時臣兄來京視臣病歿途次臣嫂林氏
時年二十有六孀居守節三十有四年苦楚情狀
難以具陳近歲蒙
皇上令有司
旌表門閭忽於今年十月內病妃臣母就養京邸越

兹七年每言及臣兄嫂平生苦楚涕泗交下今者

聞臣嫂之變一慟即頃良久始甦精神恍惚只言

願乞

天慈容令回家一看臣母年迫九齡情勢如此臣不學

五内摧裂驚怛憂惶罔知所措當此之時恐而不

顧雖其心本切於衛

恩而跡終類乎縻祿方

大孝風行之日而臣負不孝之跡居

禁近之地核忠何術圖報奚貸臣所以愈益戰懼而

不能已査得先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謝

丕具

奏乞

恩送母即蒙

欽准侍母病痊日復任近日翰林院編修孫陞亦得送

母回籍臣之情事較之丕陞苦楚百倍伏望

皇上俯垂矜察

特賜

綸音容臣照例給假倘到家之日完臣嫂塟事之後臣

母喘息尚延即當前來供職則不惟臣舉家存歿

咸荷

皇上生成之恩而海嵎蒼生皆得目覩

皇上大孝之波餘莫不感激振奮敦向化之誠而臣

犬馬夙心敢忘圖報古人有云報陛下之日長報

劉之日短臣母復度數晨即八旬有九矣臣不及

此僅存之日少盡其心以自詒終天之恨縱臣不

自隕滅

陛下將焉用臣為哉臣不勝瞻仰

聖慈惶慄懇祈之至

懇々

天恩照例給假送老親還鄉第三疏

天恩俯賜矜允則豈惟不圖報而所以爲圖報地者正
惟在此夫樹藝之蕃茂在深其根營搆之穹崇由
固其址不篤於親而曰我能忠君人誰信之今兩
京百僚親年踰九十者獨臣一人而已每見庶僚
之中親年僅五十六十以上離家未及數年得蒙
聖恩送親還鄉者時時有之盖老思鄉土人之至情子
於其親尤宜體悉若臣於望百年之親離家至十
年之久而於其悲愁之情恝焉不顧晏然榮利之
安則
盛朝之內恐心悖德亦獨臣一人而已若是而猶敢

於
日月照臨之前自謂殫忠
君愛
國可乎哉且臣職任宮端所以祗承
德意而啓翊
元良惟孝爲大苟臣之心一毫未至則移忠已無地
矣兇忍心悖德而猶欲率宮僚以上陶
睿性人知其不可也臣厚沐
寵私違離
闕廷誠所不忍顧恩義所在不忍自蹈伏望

奏爲懇乞

天恩給假送老親還鄉以圖補報事臣於嘉靖十二年

欽承

恩命赴任吏部實迎臣母封淑人沈氏以來至十八年

秋臣母感疾思歸臣倉皇具疏乞

恩請假至冬亦復如之俱蒙

皇上温吉諭留臣母疾亦漸愈安顧祿食又三年于此

矣臣母日每飲食必舉酒肅拜祝

聖主萬壽祝天下太平居常勉臣盡忠圖報今者年躋

九十有一衰憊益甚以離家十年之久祠墓瞻禮

之曠違骨肉存亡之多故所以感傷心氣而憒促頽齡者無日無之朝夕每謂臣曰母子感上厚恩不忍言去但來日無幾親故久違使得及今未瞑一見家鄉幸而視息尚存當即與汝北來雖自此畢命京都亦復何憾臣每一聞言肝腸酸楚涕淚交零輾轉徬徨不能自遏敢復仰訴於宸慈之下伏念臣性本迂愚才實恇怯久叨法從冒陟宮端捐糜圖報未盡涓埃而遽自言私似涉狂率然臣所言雖一人之私情而其所關則天下之大典倘沐

聖慈察臣迫切至情

特降綸音暫容臣照例送母還鄉仍得依限前來供職則鴟鴞傍穴之情獲伸於數月之間而葵藿傾陽之性誓畢於百年之內且俾海嵎下邑咸得以近覩孝治之光又臣愚之當務也臣不勝兢惶感泣迫切祈望之至

關領孝字勘合疏

奏爲關領勘合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歷陞前職嘉靖十年三月初十日聞父張　在家病故臣係親男例應守

制及赴京關領孝字號勘合但臣聞喪之後日夜哭踊致成危疾頭暈目昏四體瘦軟寒熱交攻心神恍惚不能動履思得嘉靖四年五月內該吏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京官在外在家丁憂有故不能赴京的聽差人具奏給領勘合臣欽此欽遵臣今偶患前疾不能赴京如蒙乞

勑吏部照例給領勘合臣不勝感戴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張四抱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請給祭葬疏

奏爲乞恩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歷陞今職伏思嘉靖九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恭遇
皇上肇建圜丘
大祀禮成
覃恩天下
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官未及三年無過者給與應得
誥勅欽此欽遵隨該南京吏部查取無礙結勘轉咨
吏部題
准臣父某獲封如臣之官感激

聖恩勉臣圖報不意於嘉靖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家
病故臣聞訃給文奔喪回籍哀痛荒迷罔知所措
伏覩
大明會典內開兩京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
俱照例祭葬欽此臣查得先任順天府府尹萬鏜
伊父萬福亦遇
恩詔授封三品其後病故已蒙
聖恩給與祭葬今臣父與萬福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一視同仁乞
勑該部查例奏

請俯賜祭葬則臣舉家存殁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張鸿雅齎謹具奏 聞

給賜祭葬謝恩疏

奏爲謝 恩事臣父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張 於
嘉靖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家病故該臣具奏本
年九月内該禮部尚書夏言等具題奉
聖旨准照例祭葬欽此尋蒙
恩賜諭祭一壇又該工部尚書蔣瑶等題行委寧波府
推官馬坤造墳安葬見今依式營造仰惟
聖恩存殁兼被

天高地厚未易擬倫臣既以守制哀毀不能匍匐躬

謝臣有三男長男子中年方六歲未能前進臣瞻

望

闕廷氷兢益切輙敢昧死令家人張四齎本謝

恩臣無任感戴悚惕之至謹具奏 聞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五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六

奏疏十二道

災變自陳第一疏

奏為自劾不職乞黜免以應災變事臣聞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歷稽前古昭然不疑仰惟
皇上建禮樂中和之極審視聽言動之箴秉敬一以事
天勵精勤而惠下宜乎遹臻和氣畢見休徵而邇來兩儀示變七政失行水旱蟲蝗生民殄瘁揆厥所自盖臣工在下不能承
德意格

天心耳臣以庸愚謬司國學六藝弗習莫知敷教之方
三德未聞罔究淑人之本既有曠於天工亦足傷
乎和氣伏乞
聖明亟垂英斷將臣放歸田里汰不職於既往警有位
於將來庶幾
天意可回災變可弭矣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第二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謝
天譴事近者南京

太廟災戒于火
皇上關戀驚惕
命臣工共加修省應天以實勿[illegible]人臣明
命恐懼莫知所措竊惟天人感應[illegible]將不[illegible]稽爽
伏見
陛下道隆堯舜性率欽恭平居敬天勤民無所不至
方餌藥之日而猶不忘時幾之微暑雨民咨[illegible]
賦詠宜乎
天心眷豫迭見休禎而乃於根本重地燬及
祖廟變出非常戒特深[illegible]臣亟覆思慮厥有攸歸于人

部乃人物之權衡而庶僚之表率也臣資稟愚
學術迂疎才不足以識拔忠賢德不足以鎮浮
誕濫居鄉佐莫效絲毫曠職素餐實干
天怒且至神惟天所謂陟降厥事日監在茲固無往而
不然而吏部號為天曹尤天之所加監焉者也
伏如臣亦何以逃明命之照臨而不思退避乎也
乎顧俊而後尊帝揚善所以順天此皆臣所自知
而未之能焉亦何以仰贊
陛下純心用賢之治享天心而浮天時乎伏望
陛下速賜罷黜别選賢能以代臣任則衆臣得以公避賢

於下而
皇天必將隆祐於上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第三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恩罷免以回
天意事近該翊國公郭勛題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勉大臣係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
來仍着科道官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欽遵伏
念臣海嵎陋質草莽孤蹤弱冠而玷清班强年而

遭
明聖載起白屋之中游陟清華之列
恩遇日隆慈懼彌甚夫吏部要地也歷兩京十有一年
立羣僚之上不爲不久矣而尺寸無所建明視古
人陳力就列之義何如也是曠官之甚無如臣者
矣三品厚祿也歷俸貲七年有半費公庾之儲不
爲不多矣而絲粟無所補𥙊視古人計功受食之
心何如也是素餐之甚無如臣者矣且以臣無職
言之以學士則無華國之文以吏侍則乏知人之
鑑以宮賓則寡養正之術三職徒叨一長莫見感

召天變未必非臣夫佐也者民之表也德不稱則
民怨祿也者民之膏血也勞不償則民怨民也者
天之心也聰明明威達于上下是故以有聲之怨
咎干無言之嗔怒風霾旱潦在在而見固其所也
臣夙夜憂惶靡所自容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亟
賜罷免則賢能有登進之路而
天澤有下究之日民悅於下
天豫於上和氣日臻而災變日弭矣臣不勝戰慄懇祈
之至

第四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顯黜以消

神怒事迺者雷電氷雹交至加以烈風不止

太廟及

羣廟一夕俱燬 臣邦奇徬徨戰慄憂危欲殞伏念

祖宗列聖妥靈之地而烈焰煨燼之是惟

天惟

祖宗交怒有日而泄之於斯以致儆戒之意評

皇上御極修政二十年

至仁克享
天心而
大孝克繩
祖武茲且遇災憂懼祗慎齋袚
躬告于
皇天
后土
祖宗
社稷分遣大臣徧告
群神恪謹明威之畏屢形罪己之言是亦足以消

神怒而弭災變矣然臣以為致變之由咸在臣下而事
　神之道不以虛文當深求
天與
祖宗意之所切至者而實以應之夫
皇天
列聖所至愛者惟民而民之所至急者惟食是故古之
　人臣事其君者日必計其所治之事與所入之俸
　足以相當乃能安寢彼豈故為是瑣屑計較哉蓋
　天下一家一日素食則一民必有不得食者矣民
　雖微獨非天地之所生乎民生膏血而發廩以富

惡則甚矣我處高明而飽以嬉彼居幽辱而餓以死

天地百神其誰能忍之故今日

皇上應

天應

祖宗之實在乎簡厥不修退厥不良勿使坐耗民食坐致民困而後可也而必宜以臣邦奇爲首緣臣至庸極陋自冒列九卿叨祿三品以事

皇上十有二年于此矣而曾無絲粟德惠之及民無分寸善狀之名世在吏部也才識暗鈍衡鑑昏迷在

翰林也華國無文沃
心無術積糜厚祿久玷清班殃民召災惟臣為最書曰
籲俊尊上帝以臣不肖玷於後彥之末則於尊
帝之誠有妨矣干
天之怒者非臣其誰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
是恫以臣不肖逆於進退之宜則於惠
親之孝或病矣干
祖宗之怒者非臣其誰也臣何人斯乃至干
天怒干
祖宗怒以召災變而重廑

君父之憂臣是以愈益震懼而不能已也又臣母行年
九十臣嘗兩疏乞歸兩蒙
溫旨諭留臣感激
恩私不忍言去又三年于此矣葢
聖主之寵臣日甚而臣之負
聖恩日深臣言至此不覺涕泗之横流也伏望
顯賜罷黜使天下曉然知致變之由皆在於臣之召
上恩而致民困則民怨自消而
神怒日釋災變可弭福祥自臻矣臣不勝殞越待罪之
至

第五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彰
聖治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歷陞今職臣伏自念幸除
目期誤叨華貫夙夜兢業圖效涓塵而才力綿薄學
術迂疏
禁從是司曾莫酬乎
恩眷
聖功有托懼無補於
元良無以氣禀素弱中年早衰策勵不前痿痺日甚

兹當六載考察之期正惟
大明黜陟之日如臣不職尤宜罷免伏望
皇上將臣放歸田里别簡賢能以充任使則
國典昭于上庶職勵于下而臣冒濫之愆尸素之愧
亦得以少逭矣臣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第六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答
天慈事近該禮部以修省事具題伏蒙
聖恩容臣等自陳者臣夙夜兢懼反覆沉思
皇上臨御十有八年

不羞厥命曰嚴對越之誠
光聞大猷時致奉若之敬然近者震雷示警天意何居臣切聞之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書曰籲俊尊上帝蓋奉天子民得人為要萬有一焉所養非賢則天祿虛縻而生民之養或衝所籲非俊則天伕叨崇而
上帝之尊或褻是故足以累
降平之政干
神祇之怒傷陰陽之和臣某性質迂庸學術疎淺官叨華重曾莫效於絲毫祿竊豐腴實何補於民物仰

惟

皇上

憲天聰明

昭監惟一如臣瘝曠何所於逃伏望

聖慈體上天示戒之切仁愛之至簡汰非才以警有位

將臣即

賜罷黜使賢路不傍帝臣不蔽則民生遂於下而

天心悅於上和氣日臻災變自弭矣臣無任戰汗悚惶

悃愊待罪之至

乞歸省疏

奏為陳情乞恩歸省事臣係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
進士弘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改本院庶吉士
正德二年十月初六日
欽除前職臣一介微賤叨受
國恩未能報稱萬一豈敢遽言私事但臣衷情迫切
不能自已臣伏覩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有離家六年之久欲照例給假
省親者查無違礙許其歸省欽此欽遵臣自弘治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離家來京會試經今六
年之上中間並無公差等項便道回家臣有父母

敏母沈氏年力俱衰不能就養臣兄張邦彥於正
德元年來京視臣病死途次今止遺衰老父母煢
居二方別無親屬視養加以死別生離傷其心氣
衰耗日增悽傷誰告臣每一思之輒欲顛殞伏望
皇上垂天地之大德閔臣子迫切之至情乞
勑吏部查照容臣給假歸省依限前來供職則臣烏
鳥私情庶得少伸於今日而犬馬之報尚可圖於
將來臣不勝恐懼懇切之至

乞養病疏

奏為陳情乞恩暫於原籍調養疾病事臣浙江寧波

府鄞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欽除前職正德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容臣照例給假歸省臣誠受
恩感激即欲赴京供職勉圖報效但臣氣體孱弱素多
疾病自八月十六日辭朝出京途間盜賊縱橫日
夜畏備寢食不遑艱苦萬狀漸以成病十月十二
日到家切見臣父母年力俱衰伶仃貧困感泣之
餘幾欲殞絕淹延到於十一月初二日復中傷寒
七日不食幾不自保幸荷天日痼熱稍退羸體不
堪遂成虛怯猶潮熱不時往來遍體痛不可忍頭

暈目昏手足痲瘓病勢如此恐難久延伏枕涕零

望

闕心熱誠欲扶病赴京即死不敢自惜但臣別無兄

弟若復路死則臣父母殘年亦不可保臣言至此

肝腸內裂伏願

皇上曲賜哀憐暫容臣在家調理幸荷

聖恩假濟醫藥臣萬一得全性命則臣年未三十勉竭

駑鈍以效涓埃之報豈無日哉赴湯蹈火惟所命

之從不敢有欺天日以負

皇上之大恩也臣不勝拳拳懇惻之至

乞便養疏

奏為懇乞
天恩調職便養以圖補報事臣一介微賤叨受
國恩十載以來涓埃未報內自循省重切競惶勉竭
駑鈍方且不暇已分私情詎遑念及但臣情實迫
於非常理不容於自抑輒敢昧死陳于
陛下臣父某母某俱以踰六望七之年精力日衰洊嬰
疾疢臣兄某於正德六年來京視臣病死途次今
者別無兄弟在家侍養加以饑饉仍臻菽水不給
憂勞萬狀莫問寒暄乃徒以煢煢無倚之身重之

以死別生離之戚當風燭不期之年而朝夕念臣
於數千里之外情事如斯良爲極慘此而可忍臣
復何人是固人情之所同悲而
聖心之所必卹者也且孝道苟虧移忠何術方寸既亂
闔事誠難臣是以愈益憂惶措躬無地不惟私情
莫遂徒自摧傷而進學脩業之心將頓隳於壯年
以負
陛下此又臣之所重懼也伏望
皇上體天地曲成之德憫臣子迫切之情乞
勑吏部量臣之才或南方附近府縣儒學等衙門授

臣一職使臣衰老之親便於就養則臣下得以伸其困迫之私而上又不失夫犬馬之報是不過一轉移之間而生死肉骨之恩得以重沐於

聖明之下矣蓋嗚鶋反哺不能無傍巢之情而葵藿有心何在非傾陽之地臣不勝眷眷懇切之至

乞恩休致第一疏

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以圖終養事臣有兄一人進京視臣病死途次自此伶仃之身衰苦百端念臣父母日就衰老別無兄弟侍養至正德十年具奏乞官便地欽蒙

陛下俯察下情陞臣湖廣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臣一
芥草茅既蒙
先皇帝拔擢教育之恩出入侍從十有餘年未知所以
報稱
洪恩而
陛下又俯鑒其私曲全其志天地父母之德何以過此
是以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罄竭心力自謂庶幾少効犬馬之勞
罔敢或懈湖廣地里險遠每一出巡動踰半載當
其時臣親雖衰未至甚病含悽供職猶爲可忍近

日以來筋力俱憊疾痛交作去年九月間臣勉完
試事得以給由赴京便道送親還鄉行至杭州府
臣母沈氏驚怖風濤顛頓嶮巇之餘疾勢大增屢
瀕危殆母子相顧涕泗交頤當斯時也而猶欲遠
離以增其戚謂人情何况臣所職者風教事也藉
令赴京給由幸蒙
陛下寬慈容令復職然棄親悖德之人將何以申孝弟
之義於庠序間哉臣竊聞之好榮而惡辱者與人
之情也忠君而顯親者士君子之志也况臣年甫
三十有七強仕之年猶未之及乃忍遽萌致仕之

心長自棄於山林曾不得少償其平生以負
陛下臣之所甚不得已也臣又聞之君親一體也忠孝
一道也臣受
陛下之恩非一日矣豈獨不知忘私之義哉蓋以所處
之事勢言之方今耆德英賢布滿中外皆足以辦
陛下之事而成天下之治使臣有兄弟一人焉臣於父
母猶可諉也而孑太立之軀復將誰恃是故以
陛下視臣則臣不過鄧林之一枝以臣之父母視臣則
猶居室之有棟楹不可得而須臾離也是以輾轉
思維義當自處伏願

陛下終察悃誠矜其苦楚即
勑吏部容臣致仕使臣得以終事衰老之親以全其
天年則
陛下之德猶天地之於百物曲成而不遺而臣於湖湘
五年之間欽承
制命而申孝弟之義以謹庠序之教者亦庶幾焉克
顧其行而無愧矣臣不勝拳拳懇惻之至

第二疏

奏為再乞
天恩懇求休致以便養親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臣父某母某生臣
兄某及臣二人臣兄赴京覲臣病死途次臣父母
在家日就衰老別無餘息侍養衰若百端正德十
年具奏乞量便地欽蒙
聖恩陞臣湖廣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始得迎臣父母
至任侍養正德十四年九月間臣給由赴京便道
送親還鄉行至杭州府地方臣母沈氏以七十之
年跋歷險阻病甚幾殆調治兩月轉更疲羸臣自
度勢難前進憂恐無地謹具奏乞
恩休致以便侍養待

命數月未蒙矜從近於五月二十二日吏部移文到臣
原籍官司促臣赴京給由臣愈益競惶即欲痛割
私情勉强就道但臣母病勢日深朝夕不保別無
兄弟可以托付若當此際更以離別之戚傷其心
氣則未盡殘喘臣實促之民數月已澌盡又何官
課之敢希耶臣非不知忠孝一道而忘申鳴事楚
之義也顧時有緩急而勢有重輕是以圖事必安
其心移忠必篤其本徐庶有言方寸亂矣將復何
爲使臣有兄弟一二人或雖無兄弟而父母年未甚
高病未甚殆則猶有可諉者固將勉力奮駑鈍火齒

消埃豈不遂平生報

國之願亦足爲父母榮哉今乃以方壯之年而目廢棄之地甚田於甚不得已亦不待多言而白矣伏

望

皇上垂天地曲成之仁憫臣若楚臣不得已之志即

敕吏部免臣給由容令致仕則臣毋子再生之天皆

陛下體物不遺之德矣臣不勝拳拳懇惻之至

第三疏

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授檢討正德十年五月為乞
恩便養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正德十六年
三月為陳情乞
恩休致事
欽蒙暫准原籍養病嘉靖二年二月復蒙
聖旨復官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臣聞
命之初驚惶愴楚無以自容竊念臣本庸愚濫叨甄擢
甘心許
國詎敢言私然方壯而辭內職未強而解外官特以
親老無依勢非得已心蹟昭然神人共鑒顧茲西

蜀去家萬里奔走供職則烏鳥之私難於重割坐
辭
恩命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日夜思維遷延數月然後
忍痛含悽倉惶水陸百日有奇甫抵成都及旣履
任亦欲少效微勞庶或仰酬
鴻造而驅馳崎嶇之餘舉家成疾數月以來妻妾僮
僕相繼而亡今者止遺九齡幼女悲啼重喪之側
而形影孑立旦莫無可依之人無以七十老親悽
愁萬里之外而音問濶疎風燭有不期之慮臣誠
何心獨能忍此伏願

察其艱苦之狀原其素昔之心容令致仕還鄉則一
命之下而臣衰老之親孱幼之女萬里未歸之喪
櫬孤遠蹇跛之殘軀咸獲厥所靡復遺憾矣臣不
勝惶悚懇祈之至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六